

「日」竹内实 著

程麻 译

# 中国文化传统探究

竹内实文集

中国文化传统探究

竹内实文集  
第十卷

〔日〕竹内实著 程麻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传统探究: 竹内实文集 第十卷/[日]竹内实著;  
程麻译.-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10

ISBN 7-5059-4884-9

I. 中… II. ①竹… ②程… III. ①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8920 号

书 名	中国文化传统探究——竹内实文集·第十卷
作 者	[日]竹内实
译 者	程 麻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姚莲瑞
责任校对	张荣祥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625
插 页	3 页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884-9/I·3831
定 价	25.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作者像

此照片由日本福岡亞洲文化獎委員會提供，特致謝意！

## 《竹内实文集》 选译出版说明

竹内实是目前日本最著名的中国学家之一，被当今日本学术界称为“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在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领域，处于开创者和泰斗的地位。

竹内实 1923 年 6 月 12 日出生于中国山东省张店。父母原从日本国爱知县去那里以经营旅馆谋生。父亲去世后，由母亲独自支撑家业。他曾在当地日本人办的小学校里读书，并从三年级起向中国人学习中文，由此为以后的学术道路奠定了扎实的汉语基础。1934 年，他随母亲移居到中国东北的长春，在那里读完小学和相当于初、高中的商业学校。1942 年回日本后，进入二松学舍专门学校。在这期间，他曾因当时日本政府从在校学生中征兵而入伍，所幸因病未去前线。1946 年考入京都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毕业后转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师从仓石武四郎学习中国文学。此后，他先在中国研究所做研究，继而去东京都立大学任教，同时积极参加日中友好运动。当时，他曾三次访问中国，并会见过毛泽东。自 1973 年以后，竹内实历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与所长、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以及松阪大学、关西大学、中国西北大学、杭州大学、厦门大学等客座教授。

竹内实是在日本战后最早开辟现代中国研究领域的代表性

学者。他立足于促使日中两国人民在真正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友好往来的宗旨,从讲授中国语和中国现代文学开始,进而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历史、文化,其关注的范围逐渐扩大,学术水平也日益受人瞩目。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他以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独到理解和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敏锐观察,始终保持着冷静分析的眼光,以不随波逐流的批评姿态,在当时的日本学者中鹤立鸡群。此外,他在批判日本的侵略战争责任、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及促进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等方面,也都曾因远见卓识而醒人耳目。其学术成果不仅在国内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基于在战后的中国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他先后荣获日本福冈第三次亚洲文化奖和日本政府颁发的勋章。这标志着中国研究的地位在日本学术界的确立与提升。

竹内实的学术风格雅俗共赏,所发表与出版的关于中国和日中关系的论著数量惊人。竹内实一直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接受中国社会与历史进程的检验,并借以与中国人民相互沟通和交流。现征得作者同意与合作,从竹内实至今的全部著述中,选译成十卷本中文版《竹内实文集》在中国付梓。全套文集大体按照竹内实一生的学术经历,依其研究重点的先后顺序,分类编排内容如下:

- 第一卷 回忆与思考
- 第二卷 中国现代文学评说
- 第三卷 毛泽东的诗与人生
- 第四卷 毛泽东传记三种
- 第五卷 日中关系研究
- 第六卷 文化大革命观察
- 第七卷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追踪

第八卷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第九卷 中国历史与社会评论

第十卷 中国传统文化探究

这是竹内实全部学术成果第一次系统选译并结集出版。在新旧世纪之交,此套文集能够首先在作者研究的对象中国面世,是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的一件盛事。这既可使中国学术界具体了解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状况,也足以启发广大中国民众回顾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中日两国关系的曲折变化。无论着眼于总结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成果,还是推动与深化中日之间的彼此理解,《竹内实文集》的出版,都有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与历史意义。

本文集的选择工作,曾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力推动,并幸获日本卡乐比基金会襄助,还有诸多日本朋友从精神与财力上加以支持。这套文集,称得上是中日两国各界人士共同心血的结晶。借此《竹内实文集》出版之机,一并向曾经关注与帮助过这一工作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选译者

2001年4月

## 竹内实自序

这套文集里收录的文章，全都与中国有关系。

由于程麻先生的努力，自己的拙劣文字如今能够以成套文集的形式在中国出版，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自己想象着这套文集摆放在书店里，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情景，心中充满了喜悦。特别是想到将来在中国各地书店里看到它们的样子，我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人，觉得无上光荣。

这套文集的出版，是程麻先生关于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此事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为此，我对以李铁映院长为首的该院各位先生深表谢意。

也应该提到卡乐比日本研究基金。这一基金会以卡乐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松尾聪为委员长，与北京大学合作，在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顾问委员会王学珍主任的指导下，承担着该校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以及培养研究日本的人才的部分任务。我曾追随卡乐比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松尾康二与经理中田康雄先生之后，微效薄力，同时也深受基金会活动的启发与恩惠。

此外，该基金会事务局林振江、丸井宪、林光江、坂井泰子和古市雅子诸位人员，也都付出过莫大的辛苦，借此向以上各位的友谊与指教表示感谢，并对他们深表敬意。

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在中国教育部的支持下，在北京外国



语大学校内设有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我曾被委派作为该中心日本方面的主任教授,与中国方面的原主任严安生、主任徐一平合作,并得到国际交流基金驻北京事务所所长小熊旭的照顾。

当时,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负责文化工作的桥本逸男先生曾力劝我承担这一工作,并对自己在北京滞留期间的研究给予过褒奖。这里也应对各位先生的合作与照顾表示谢意。

同时,借此机会还应该向日本的日中关系学会,特别是会长中江要介(原日本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理事川西重忠(德国柏林大学客座教授),以及现代中国研究会的吉田富夫(会长、佛教大学)、河田悌一(关西大学)、北村稔(立命馆大学),在东京相当活跃的小岛朋之(庆应义塾大学)、德冈仁(城西国际大学)诸位教授,还有对出版这套文集给予鼓励的中村公省(苍苍社)、林建朗(岩波书店)等先生,致以敬礼。

自己也应该高兴地向最早推动出版拙著《中国的思想》的熊谷健二郎(角川书店)先生,报告本套文集面世的消息。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她的研究,犹如在长长的隧道里摸索着前进。而每当我有这样的感受时,品茶会总是能给自己注入新的活力的地方。我愿意在这里,再次对平素亲自给自己以教诲的日本茶道武者小路千家掌门人千宗守(佛号不彻斋)深致感激之情。这套文集中的某些文章,便反映了在品茶会上受到的启示。

当此文集面世之际,无疑还要感谢承诺首批出版前四卷,并将陆续印完全套书的中国文联出版社。特别是对曹利群、孙国勇先生的帮助,更是铭记不忘。

最后,我则想向那些会看到这套文集的陌生读者,尤其是中国的读者们所抱的挚爱之心,道一声谢意。以前幸蒙读者们的热心与聪颖,自己的著作总能得到深刻的理解。

在这里应该多说一句的是,即自己在日本,并非是中国研究方面的“第一人”,也不是什么“泰斗”。以前在讲演之类的场合经常这样介绍,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虽然如此,我却不打算对中文版文集的选译说明做什么改正,这是基于尊重选译者程麻先生个人的独自见解的想法。

我很希望自己成为“战后日本的中国(现、当代)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中一个被认识与被分析的对象。因此,我这些拙劣的文字,难免要作为这一领域的例证并被提及(尽管感到有些羞愧)。自己不过像是科学实验中必须要使用的一只小鼠似的,应该欢迎批判甚至是叱责。

竹内 实

2001年5月21日

## 《中国文化传统探究》内容简介

竹内实终生沉浸于中国研究，不仅时间漫长而且涉及的范围相当广阔，举凡中国文学、社会、政治等等动态，他都曾密切关注并及时向日本读者介绍。然而，竹内实研究中国毕竟不同于新闻时事报道，他时时追踪、把握着中国前进和变革的脉搏，最终都着眼于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总体特征的探讨和总结，这使他的许多文章所描述的中国既生动鲜活又认识深刻，并未因时过境迁而变成过眼烟云。在竹内实的全部研究成果里，一直贯穿着寻觅和探寻中国思想传统与深层密码的努力，无论其所做的某些归纳是褒还是贬，都反映了一种力求跨越文化隔阂的学术责任感，称得上是竹内实全部中国研究的主要精华所在。

竹内实年轻时对中国文化传统奥秘的探究离不开当时的现实与历史背景。他分析过受到各国广泛注意的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其中特别辨析了《矛盾论》一文的形成过程及其哲学基础，同时，还曾追索中国哲学界的种种争论或论辩。虽然某些论文因突出学术性而并非面对日本平民，但它们仍比较浅显易懂，可以普及到学术界以外的读者群。

后来，竹内实溯源而上，又写过不少雅俗共赏的介绍中国文化和思想观念的短文，像谈《论语》、说“两”与“对”、讲“三”与“空”、论“面子”等等。一般日本读者通过这类短文的引领，能够

逐步触及或体味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魅力,使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了解不至于抽象或教条。

竹内实在晚年更倾注全力写出了《中国的思想》、《新版中国的思想》和《基本价值观:中华思想》等从总体上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一系列著作,条分缕析地阐释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精髓的独到认识。这些集多年感受与心得写出的学术论著,不同于外国学者那种主要摘录与罗列经典著作名句来概括华夏文化传统的写法,更多描述了中国历代的风土人情与五彩缤纷的社会现实,将中国世俗性的生活价值观特点突显得有血有肉,没有枯燥干巴的毛病,易于被外国读者接受。尤其是其中对所谓“中华思想”性质的剖析以及关于“中华复兴时代”的预言,并未陷入绝对的、公式化的是非判断,而是满怀期待和头脑清醒的解析,告诫人们对中华民族前景的展望应该保持冷静与实事求是的心态,显示出一个与中国命运休戚相关的外国学者的热切情怀。

## 作者前言

在孩童的时候,我曾经绕着城市转过一大圈儿。

说是城市,其实是山东的农村。那并非是像如今的大都会那样的城市,而是所谓的“城镇”。

那里中间有一条大道,大道的两旁并列着商店或房子。大道是笔直的,一直通到郊外。从郊外农村来的货车到镇上来,可以顺着那条大道走到车站前的广场上,然后卸下货物。

那大道铺有石板。大道上也并非全都铺着石板,有点像铁路的轨道似的,只是按货车轮子的宽窄铺了两条。下雨的时候,石板的外面泥泞不堪,车轮根本走不动。

现在想来,那个“镇”的大道可能有一公里长短,车站前热闹的地方也只有二三百米宽,但在孩子的眼里,那确实是一条大道。

那是在中国。不久以前,当我相隔了几十年以后再去访问的时候,当地的人说:“这里是你的第二故乡。”而我在心中的回答则是:“应该是第一故乡。”我出生在那里,而且并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日本”。

车站的前面形成了一个广场,那里拴着拉车的驴。

驴的叫声像哭嚎一样,声音会持续很长很长时间。一匹叫完了,另一匹接着叫。就像朝着天空倾诉悲愤一样。我曾经弄

不明白，它们究竟有什么悲愤？

出了车站，穿过广场，有我父母经营的旅馆。

那旅馆的外观是中国样式，里面则有铺着榻榻米的日本式房间，房间里还有壁龛。饭菜也供应日本式的，如生鱼片、酱油等。我们每天都是吃日本饭菜，并不知道中国饭。稍微长大以后，才偶尔叫人送来吃过有点像日本荞麦面那样的“大卤面”。

说是旅馆，其实并不太大。有两个正式的房间，此外还有两三个房间。如今想来，那是由两个四合院构成的建筑，里面是地主的家。

有时候，我会从家里出来走到大街上，然后走进胡同，随便转上一圈，再回到家里。从车站那边看，广场的右边是我的家，左边也有与那大道并行的街道。往那边走过去，则是城墙（虽是城墙，实际上既不高也不厚），我还记得那城墙里面的情景，但从来没有进去过。

日本人分散住在那个城镇里。

那里还有从农村买来棉花加工成棉线的工厂，是日本人经营的。也有购买与加工蚕丝的工厂，叫铃木丝厂。它也发电，我们家的电灯就是使用那里的电。后来才知道，那个“镇”上的电都是来自铃木丝厂的发电所。

日本侨民分散住在那个城镇（大都是面对着那大道的房子）里，没有像日本的横滨或神户的华侨那样占有一个街区并形成所谓“中华街”。

我父母经营的旅馆的住宿客只限于日本人。从青岛来的火车开到了，会有人到车站去领客人。当时，电话还没有普及，旅行的人到车站下了车后，会看到在那里迎客的领班，从而决定住宿的地方。

到我能够去大街上转悠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改由母亲做女

主人经营着那旅馆。

日本人住得很分散,我家离车站比较近,其他日本人则靠近大道的中心部位。因此,孩子们之间很少相互串门(也少有父母们的集会),只能偶尔去小学校院子里的铁杠子上悠荡,在滑梯上滑着玩,或者打打棒球之类。即使是棒球,也没有棒球手套之类的用具,是直接用手掌扔橡皮球玩。

所以,到街上去蹯蹯,只是我孤零零一个人去玩耍或借以打发时间。出去的时候,上衣和裤子的口袋里总是装满了“宝贝”,涨得鼓鼓的。等回到家,把它们一个一个掏出来,摆到榻榻米上,有石头子儿、弯钉子等等,还有其他一些已经忘记了的玩意儿,都是我当时的宝贵收获。但并不记得把它们装到箱子里保存起来,大概都让母亲给扔掉了。

直到后来忝列研究者之中,我仍旧热衷于搜集资料,如剪贴报纸或汇聚小册子之类。我觉得报纸剪下以后扔掉很可惜,便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叠起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订阅过《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曾按问题分类剪贴过。到决定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工作以后,又将这些报纸带到了京都。后来,把剪报装进透明塑料袋并制成了书册,有百余本之多。它们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书库里。

没有资料是无法写论文的。不必说像论文那样观点明确的东西,即使是写一般文章也不能没有资料。如果是住在中国,可以用耳朵去听,用眼睛去看。而远离中国,便只能依靠报纸和杂志。

随着从小孩长成大人,自己对“中国”的思考逐渐变得多了起来,也有许多难以理解的地方。有了不理解的时候,便意味着研究开始了第一步,至于是否算得上研究,自己并不知道。

觉得难以理解,会像如鲠在喉一样。我所以拼命搜集书、小

册子和报纸,就是为了要治这种如鲠在喉的毛病(就像一种疾病似的)。

到了这种地步,我才发现自己小时候那种喜欢搜集的习惯已经成了一种难以治愈的痼疾。我搜集资料和书,似乎是儿时癖好的延伸。这种习惯好像还传给了自己的孩子。回想起来,自己禁不住感到惊异。

我掉进了巨大的中国这个资料的海洋里。

搜集资料似乎并没有什么目的或目标,可另一方面,自己也确曾把这些资料作为材料,并亲手把从这些资料中获得的启示写成过文章。

由于经常根据要求去写东西,而要求(来自报社或杂志社的要求)又多种多样,我写的文字便显得范围相当广泛,漫无边际,难以归纳。有时候,连自己都感慨过,真应该把自己的东西整理成文集。

如今,由程麻先生整理出了这十卷文集。看着整理完的文集,我又一次明白了,中国确是一个巨大的海洋。

换句话说,我曾经淹没在这个巨大的海洋里,而程麻先生又把我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实际上,说到程麻先生,如果其背后没有中国,也未必能够进行这样的整理。程麻先生的中国和我的中国不太一样,那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及能够通过全身心去体验的中国。我确实感受到了程麻先生背后存在着的那个中国。

在我小的时候,中国曾让我在那里自由地转悠,自由地产生兴趣,自由地从地上捡拾东西。到我成人以后,她又让我自由地观察,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分析。

在感谢程麻先生的努力的同时,也不能不对程麻先生背后的那个中国致以诚挚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协助翻译的张会才、谢志宇两位先生,并对承诺和最终出版这十卷文集的中国文联出版社以及曾负责出版工作的曹利群、孙国勇、朱辉军、张红梅和姚莲瑞诸位表示深深的谢意。我也想对周围支持出版文集的朋友和读者们说一句致敬的话:

谢谢!

啊,世界上能够有如此美好的语言、饱含温情的语言,确实太好了。

竹内 实

2004年5月12日